

悬疑志

系列
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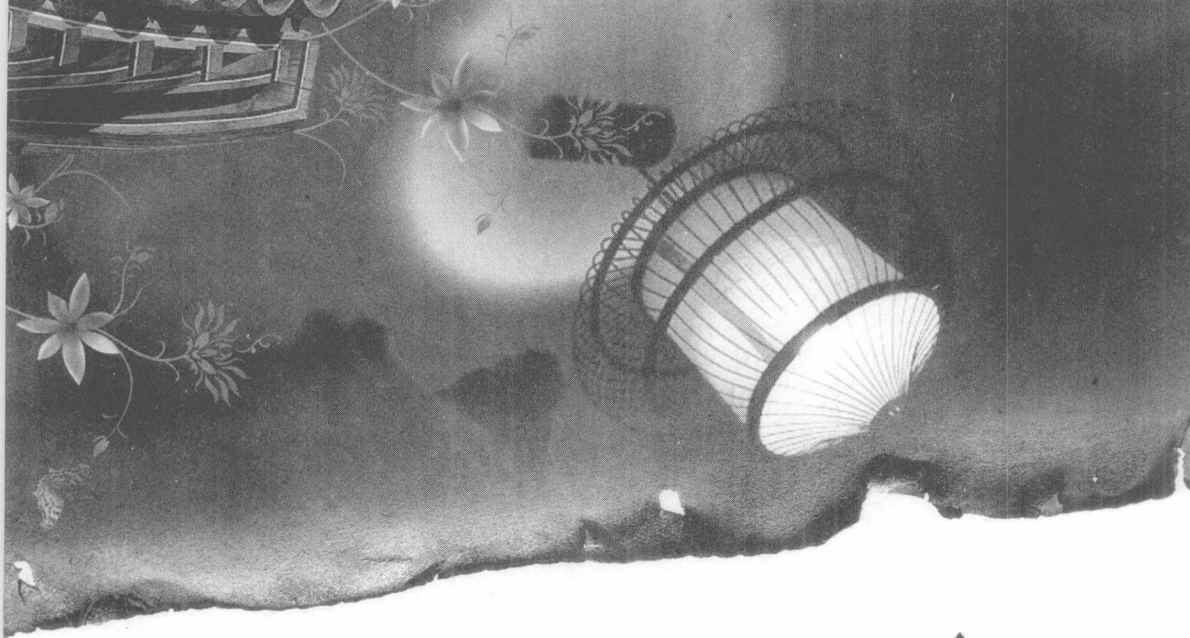
行 夜 华

大陆首部古代幻想悬疑小说
HUAYEXING

『群魔缭乱·锦衣夜行』

『天河传说、反三国志、霸王别姬』
经典RPG游戏策划及编剧精心之作！

猫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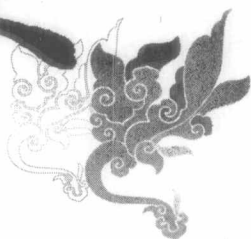


华夜行

『百鬼缭乱』锦衣夜行』

HUAYEXING

猫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夜行/猫浮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80220-336-5

I. 华… II. 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7498 号

特约编辑:王 晋

封面设计:风 箏

版式设计:风 箏

华夜行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猫 浮

责任编辑:王少娟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68469781(发行部)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cpph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6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336-5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壹·四时之祭

/1

贰·杀阵

/35

叁·金缕镜

/69

肆·徊波辞

/105

伍·空蝉

/137

陆·越人歌

/177

柒·金陵夜话

/217



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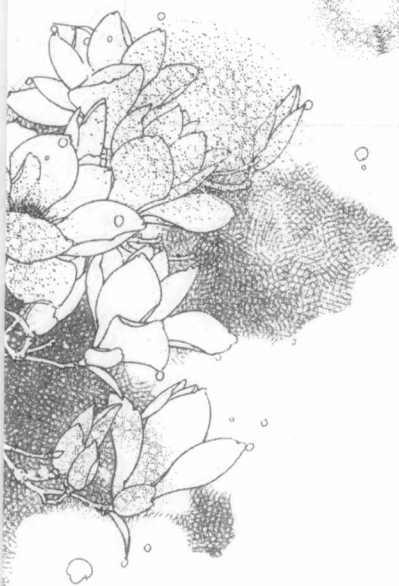
春·寒食祭 废园

夏·端午祭 萤火

秋·白露祭 捉迷藏

冬·夜雪祭

壹·四时之祭



主 要 角 色

苏寒碧：隐居在建康城内的神医，据说有驾驭鬼神和起死回生的能力。

石洛：晋朝中郎将，胡汉混血，经常受到同僚的排挤，但仍能以乐观开朗的眼光凝视世界。

荼靡：曾经和苏寒碧一同畅游天下的山鬼，从北方来到建康城暂居在苏寒碧家。外形是美艳可爱的人类少女。

白狐：清河卢氏家养的狐狸，后来托世成为卢雁姬的女儿。

雁姬：清河卢氏的女儿，东海王司马桐的王妃，白狐的母亲。



我在出生之前，就看尽繁华喧嚣。

接生的产婆惊叫着，把我抛在血迹斑斑的被褥上。

“她的眼睛，眼睛！”她尖叫着。

我睁大眼睛望着她，瞳孔透明，虹膜浅淡，色泽艳丽如白雪。

门外的父亲冲进来，挥剑欲斩。我抬起睫毛，以刚刚获得的人类那脆弱的视力，望向他。

那精壮俊朗的男人长叹一声，抛下了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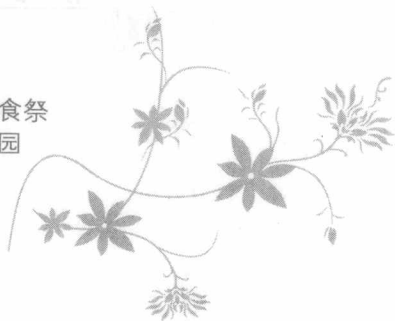
只有我的母亲从染血的锦绣里抬起瘦弱的胳膊，充满爱怜地抚摸我，然后，把我紧紧地抱在怀中。

“白狐，”她低声说，声音里带着奇异的哭泣的尾音，那尾音扭曲破碎，仿佛一声被撕裂的浅笑，“白狐，我知道是你，是你回来了。”

透过她的衣袖我望着门口哭泣的父亲，以及自他身后缓缓站起来的人影。那人以细长透明的瞳仁看着我，无悲无喜。



春·寒食祭 废园



1

建康城的春天带着奇异的色泽降临。

从御道左近的曲苑人家里，传来江南特有的丝竹之声，伴随着飘坠的桃花瓣，将这种浅绯色的春意，在一种微醉的氛围里渲染。

无人想起北方的战乱。

八王之乱给晋朝那尚未稳固的根基以近乎摧毁性的打击，王朝像摇摇欲坠的神像一般，从金泥漆锱的表面下绽露出内在的泥土草屑。当匈奴人刘渊临着淮水挥动他的马鞭之时，晋朝王室的司马子弟们纷纷弃下子民，奔向那安全的大江南岸。

北方陷入血和火的炼狱。而一江之隔的江南，绮丽依然。

建康，这座阴郁温柔的城池，成为了晋朝新的王都。

正值寒食节时分，城中禁绝烟火，往常在这个时候应该炊烟四起，现在却一片静谧。

中郎将石洛在御道上停下脚步，微微叹了口气。

“中郎将，叹什么气呢？”

身后的同僚拍拍他的肩膀，带着调笑的口气问。

石洛那年轻俊朗的脸上，浮现出一闪而过的厌恶神情。

他的姓氏和脸部深邃的轮廓，都彰显着他的胡人血统。在西晋被北



方胡族所灭之后，像他这样的混血儿，就成为东晋士族鄙视和嘲笑的对象。他虽然时常感到无奈，但更深切的感受，却是那种无处可归的飘零感。

生长在江南的他，无法产生对北方胡族的认同感，又不被身边这些士族子弟接受。这种因缺乏归属感而产生的孤寂，非常微妙地和这个爽朗的青年的性格产生了抵触，使他时时感到茫然。

就像今天是寒食节，这些同僚各个归家庆贺，大约只有他无处可去。

石洛心思活动着，想来想去，只有新交的友人，隐居在寂园的苏寒碧可以投奔了……

“寒食了嘛。寒食之后就是清明，各种奇怪的东西也会四处活动，得病的人还真不少呢。像中郎将这样失魂落魄的，可小心被鬼魅缠住了！”身后的同僚一半讥讽，一半玩笑地说。

石洛还来不及答话，另一个校尉已经接上话：“说到鬼魅，听说没有，东海王的王妃，今春病情加重了。”

“呵！因为他家就住着只鬼么！”

“与其说鬼，不如说是妖怪吧……”

几个人聊着这些话，偷偷地用眼睛看着石洛，一起窃窃而笑。

石洛猛然感到一阵怒意，“说什么哪！”

先前提到东海王妃病情的那个校尉斜他一眼，“石洛，你和苏寒碧挺亲近的吧……苏寒碧号称建康城第一神医，却也有他都医不好的病人？”

“因为是被妖怪上身嘛。”有个将官看着石洛的窘态，忍不住出口辩护。

“那就更奇怪了，传说中苏寒碧不仅医术高明，和仙妖鬼怪什么的，也素有来往不是？”

石洛猛地回头。

那名同僚还未来得及挡一挡，石洛的拳头，已经迅捷无比地痛殴上他的脸。

“我还真是交了个笨蛋朋友。”

苦笑着为石洛上药的，是被那些无聊将官们谈及的苏寒碧。

苏寒碧，江南人氏，有天下第一神医的美誉和皇帝连召三次也不入朝的怪异名声。

幸而这是个名士风流的时代，否则以他这种一再违逆当朝天子的作风，恐怕人头早已落地。

但是据坊间的传闻，苏寒碧是个连人头落了地都可以捡起重新接上的人。

关于他更可怖的传闻，说他经常驾驭妖鬼和亡魂，做一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但石洛一向认为，那只不过是那些技不如人的医生同行们中伤苏寒碧的传言。

石洛恼怒地摸摸自己的下颌，那里被人击中，虽然不是什么大伤，但也怪让人郁闷的。

他又不好说自己打架的缘由是别人中伤苏寒碧，只好开口问：“那个，你知道东海王妃的事情么？”

“雁姬啊。”

“唔？”

“北方士族，清河卢氏家的小姐。”苏寒碧有一下没一下地转动着手中药杵，唇边泛出半个浅笑，“你可知道清河卢氏？”

石洛抓抓头。

魏晋时期非常注重门第观念，不但士庶不能通婚，庶族难以得到升迁，而且就算在士族内部，门第的高下也是相差极远的。

苏寒碧提及的清河卢氏，是北方有名的士族，门第却不算高贵。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其在几代之前忽然发迹，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财富能买来名声，却无法轻易跨越门第。

直到上一代，正逢晋朝皇室东渡到江南，缺钱缺得要命的时机，清河卢氏的当家人慷慨解囊，几乎耗尽半壁家财，其结果，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女儿嫁入了皇族，成为东海王司马桐的正妻。

就算这样，这段婚姻还是被人讥笑。

也因这些讥笑，才让石洛记住了那位可怜的东海王妃。

“我记得这位王妃，是有一个女儿的……”石洛皱眉，努力回想。

“对，如果活着，大约有十五岁了。”

“‘如果活着’？难道，是夭折了么？”

苏寒碧挑挑眉。

“不清楚。她一生下来，就被东海王司马桐关在了别院。”

石洛猛然生出一阵怒气。他今天仿佛很容易动怒。也许是春天特有的不安定的因素感染了他，也许是对那种以胡族汉族、士族庶族来区分人，加以捧高或鄙视的规则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抗之心。

“为什么？难道就因为，她母亲的门第不够高？！”

“应该不是。据说司马桐对常年生病的妻子相当照顾，应当不会因为血统而歧视女儿。”苏寒碧停了一下手，以略微担忧的眼神看了看石洛，“那是他们的家事，旁人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石洛含糊地应了一声。

苏寒碧低头继续捣药，心中暗暗叹气。

他太了解石洛，却不想阻止他。

有那种刚强和单纯，以及一头牛也拉不回的犟脾气的才是石洛。他不想改变这样的对方。

这才是朋友。

只是他没有想到，石洛的莽撞，会为他带来那么多的麻烦。

2

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

石洛没有听过这句谚语，就算听过，他也不一定会懂得这句话里蕴涵的深邃哲理。

毕竟，一个人如果曾经亲眼目睹过南北方的连年战乱，又在苏寒碧那奇怪的院子里时常逗留，那么，他理所当然会认为，夜探废园之类的，算不得什么大事。

而且他有充分地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的理由。

“如果那位东海王的小郡主当真这么可怜，那么帮助她从幽禁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也是好事一件啊！”



但是，当他攀上院墙，准备往下跳时，看着眼前黑沉沉的深邃夜色和隐隐约约的及腰深的无尽荒草，他真的犹豫了。

荒草渐渐隐入黑暗，只在庭院的深处，隐隐约约可以见到屋宇的轮廓。

没有灯。

“如果苏寒碧在就好了……”他喃喃自语，然后又打了自己的脑袋一下。

自己可是堂堂中郎将啊！连个院子都不敢进，传出去会笑死人的！

如果不是那个孩子出现，他大概还会在墙头思考半天，直到天光大亮。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从荒草中出现的点点萤火。而后，那个孩子从荒草中钻出来，看着石洛笑。

“你为什么要爬墙？”

“因为门锁住了。”石洛忍不住埋怨起来，“我刚才可敲了半天门哪！”

——敲了半天门，才发现门是从外面锁死的。石洛虽然可以把这样的失误归咎于天色昏暗的缘故，但还是忍不住产生了“我好像是个笨蛋”这样的可悲情绪。

孩子侧头，好奇地盯着他，说：“我和姐姐约好，晚上来找她玩。你也一起来吧！”

说完，孩子站起来，向废园深处古旧的青铜色的屋宇跑去。

萤火一片纷乱。

石洛跟上去，就见到孩子月白色的衣襟在荒草里一闪，又一闪，很快被荒草湮没。

“喂！”

他大声喊着，拨开草丛，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屋宇。孩子的身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消失。

眼前忽然开朗起来。

围绕着屋宇的，是一片白色的沙地。这种南方海滩才有的细沙出现在这个荒废的庭院中，给人非常奇怪和不自然的感觉。但一旦仔细凝

视，又会发现沙地上描绘着美丽至极的图案。

纤细不染片尘的白沙上，有细弱的笔触画出山水。石洛看了半晌，越看越觉得那仿佛是北方的山河轮廓。

是谁在打理这片景致呢？

石洛想着，抬头望去，就看见一个身影，如同月轮般从屋内的深邃黑暗中慢慢浮现。

极远极远的地方，忽然传来鼓乐声。

以笛声带起来的美妙旋律，渐渐融入钟磬的敲击，那悲伤又温和的韵律从远处传来，让他感到心境的安宁。

大约是宫廷的乐工们，正在为即将举行的寒食祭排演吧？

在乐声的间隙里，枯干的草叶和萤火一起，在空中飘舞着。明明是春天了，这废园中却没有春天的气息。

他这样想着，眼睛盯着眼前的人影。

这女子的美貌，不负传闻中的美人之名。

传闻通常是失真的，但是这次却犹有不及。

但是，让石洛惊愕的，是她的眼睛。

银色的眼睛。

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

细长妩媚的眼角斜斜上扬，带着隐约的温柔之色，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那都是一双出奇漂亮的眼睛。

但它们是银色的。

石洛惊愕之余，感到惋惜。

——就是因为眼睛生得与众不同，所以被关在这里么？

女子看了他良久，忽然开口问：“你不怕我？”

石洛点头，又摇头。

“还是有点怕的。”他老老实实在地说。

女子掩袖而笑。

笑声清脆。

石洛茫然半晌，问：“你……一直住在这里？”

女子点头。



远处乐声又起。

女子向着声音的方向，微微仰起头，细长白皙的脖颈在月光下，有着使人惊心动魄的优美弧度。

“那是什么？”她以寂寞的声调问。

“大约是为做寒食祭上的演出排演。”石洛微笑。

“排演？”

“是啊。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就是寒食祭。全城都不许有明火，同时举行扫墓和游春的祭典，一边是为先人而悲伤，一边又是为春天而愉悦。祭典从皇宫出发，经过长着花朵繁茂的桃树和杏树的林道，是很热闹的典礼。”

女子缓缓合上眼睛，细长茂密的睫毛微微颤动。

“真想……亲眼看到呢！”

“想看的话，就出去看啊！”石洛冲口而出。

女子睁眼看他，银白色的眸子里流露出困惑。

“可是……我是不能离开这里的呀！”

“为什么？”石洛问，内心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怒意。把女子囚禁在这里的，大概是她的父亲东海王吧。

“……如果离开这里的话，祭典也好什么也好，都可以看到吧。春暖花开之时的景色，应该是到处都有，这里却没有……”女子微微失神地说，“连……想见母亲一面，都不可以啊……”

女子忽而掩面，传来低低的啜泣之声。

良久，她才说：“失礼了。”

手从脸上松开，白皙的脸颊映着月光，显出隐隐的浅紫色泪痕。

石洛摸摸下巴，“如果真的那么想离开，为什么不走？”

女子指向二人之间的那片白沙，说：“我是不能跨过这片山水的。”

“为什么？”

女子欲言又止，片刻后才说：“因为，会留下脚印。”

石洛低头看着那片沙地，忽然笑了。

“如果没有白沙，就不会有脚印了吧？”

他说着，忽然俯身，挥袖。

袖子扇起的风吹过沙粒，白沙纷纷向两边分开。那奇异的姿态，仿

佛每颗沙粒都有着自己的生命一样，并且在向两边逃逸的过程中，发出细微而急促的啸叫声。

石洛却不管。

他只感到少有的怒意，和想让这女子自由自在漫步的迫切心愿。

很快，沙地上出现了一块没有沙粒覆盖的土地。

石洛轻松地迈步，走到女子面前，展颜一笑。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女子抬头看着他。

月华映在她的眼睛里，清澈明亮，流光溢彩。石洛觉得一阵晕眩。

女子微微一笑。

深浅不一的阴影里，这个笑容淡得几乎看不到。

她轻声说：“笨蛋……”

而后，抬起手来。

从浅紫色的衣袖里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胳膊，她的手遮住了石洛的眼睛。

石洛心内忐忑，又有些欣喜，正要开口询问，眼睛里忽然一阵钝痛！就像有沉重坚硬的金属，一下子戳进他的双眼！

他大叫着向后跌倒，又在极度惊慌里爬起来，伸手摸索。

眼前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四周的声音纷至沓来，瞬间变得无比清晰。

在绝望的黑暗里，他听到那女子清脆的笑声，渐渐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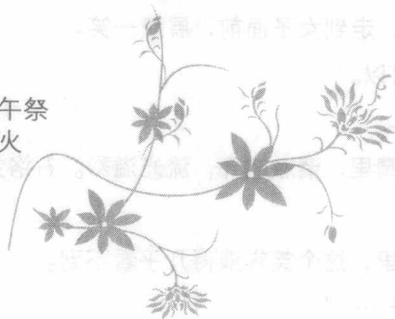
“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帮忙，我是无法离开这里的哟！”

石洛在地上摸索着，细小的沙粒从他手指间反复漏出。他徒劳地喊：“你是谁？！”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混合着音乐声，传来女子轻柔的语音：“我的名字是……白狐。”



夏·端午祭萤火



1

“究竟是怎么回事？”

初夏的夜晚，石洛和苏寒碧一起坐在寂园的庭院里。粽子放置在青色的陶盏上，粽叶的香气十分诱人。

头顶星空晴朗，银河淡如烟尘，但是石洛却看不见。

苏寒碧小心翼翼地剥着粽子，而后把剥好的粽子放在石洛手上。

“如果那天，不是那孩子带我来找你的话，恐怕我要一辈子困在那废园里，出不来了呢！”石洛有些后怕地皱眉，将酒杯送到嘴边，一饮而尽。

虽然失去视力，眼睛却是完好的，日常行动受了影响，他干脆终日留在苏寒碧这里。因为眼睛的缘故而请了假，粮饷却照拿，石洛不禁感到汗颜。

石洛对苏寒碧有着近乎迷信的信任感，对于自己遇到莫名其妙的变故而失去视力这一问题，他相信苏寒碧一定有办法帮他解决。

苏寒碧将酒盏送到嘴边，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开口说：“你还真强啊，把十四年前几十个道士和术士才囚禁住的狐狸给放了出来！”

石洛抓头，“那……那白沙，是五行缚阵么？”

“你猜？”苏寒碧轻笑。五行缚阵是常用的法咒之术，甚至连领兵打仗都会用到，因此石洛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而事实上，五行缚阵也可

以是极可怕的。

“是被我破坏了么……”石洛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后悔，不如说是困惑，大约直到今天，对自己在那天的所作所为，他依然觉得不可思议吧，“那，本来被困在那里的白——”

“已经逃离了。”

“啊。”

石洛想说什么，但是张了口，还是没有说，低头继续喝酒。

苏寒碧看着他，唇角轻勾。

“你好像并不后悔。”

石洛认真想了想，回答：“不后悔。”

他抬起头，向着苏寒碧的方向。

“至少，当时她如果想取我的命，也是很容易的吧。”

“石洛。”苏寒碧放下酒盏，说。

“听着呢。”

“语言，是有魔力的。‘取我的命’这样的话，不要轻易说出口。”

石洛露出“又被你教训了”的无奈神情。

“其实，看不见也不错啊！”他说，不由自主地微笑。

“哦？”苏寒碧挑挑眉，“为什么？”

“目不能视之时，反而感觉到平时感觉不到的很多细微之处。”石洛微微侧头，“像这满园花木的芳香，在不同的时候都有微妙的变化。在我还能看见的时候，却没有注意过，所以我虽然失去视力，却得到了很多平时得不到的感受。”

苏寒碧忽然失笑，声音微微扬起来。

“说得好啊，你总是让我有意外之喜。”

“什么？”石洛摸不着头脑地问。

“你刚才说的话啊，很有意思。”

“我刚才说什么了？”

“说了很有意思的话啊！”

“喂，你莫不是在取笑我？”

“绝对没有。”

“可是，我感觉被你笑话了哪！”石洛一半沮丧，一半抱怨地说着。

